劒笑

劒筴第十三卷標目

輔下篇凡二十事

凡三十條

觀劒

靈臺劒凡三條

劒反桃

吳賜屬鏤劒凡八條

越賜屬鏤劒凡三條

僞授劒

劍怒食駃騠

杜郵劍 凡二條

嘗饋賜劍裁

縮劍

沙丘詐劍

劍肣

劍叱

拔劍嘉德殿前

不及劍

策鐶追劍

夢靴劍

挺劍

劍登壇

劒筴第十三

轉下篇 有人在下 我欲轉之

筴曰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尼父臨河而還故詩至于正月之六章而懼然于不逐聊之君子也嗟乎處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王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而後諫弗能賞既有獨嫁貞臣拂

士就死若飴惜也紫電青霜之鍔不以刺佞諛而反以賊忠義豈非冤哉豈非冤哉籍中所紀二三熊羆之將赤心之臣其人莫非矢軀力于危年瀝忠貞于版蕩卒之丹誠莫亮白刃先指使勞勳無惟蓋之報寢廟興禾黍之悲千載而下猶能令劒血新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居明夷之世者乎簇輔下

觀釖

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禮公族朝于內朝親親也雖有富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尨已已諸大夫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爲笑樂也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自閨而出者宮中之門謂之

闈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闈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怪而呼欲問之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顧咎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巳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熊蹯不熟蹯掌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摮猶擊也摮謂旁擊頭項支解

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畜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或式几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頭至手曰拜手趨而出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已意冀當覺悟故出也靈公心怍焉怍慙貌慙盾知已過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焉者於也

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俯而闚其戶俯挽頭戶室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易猶省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負君命也遂刎頸而死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以

出於東門擊折乳于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滋猶益也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放乎堂下而立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illegible]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劍焉授吾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

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由人曰知之自已知曰覺焉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周狗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謂之獒犬四尺曰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蹴曰踆絶其頷頷下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即[illegible][illegible]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

而乘之欲趨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趙盾曰子名為誰後欲報之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吾君誰為與此甲兵豈不為盾也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惡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也趙穿緣民衆

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立成公黑臂不書者□以惡夷獋猶不書剽立公羊傳

靈臺劒

晉獻公之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

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吾行之始欲吾國之危明也扳劒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之道也嚴恭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

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嬖也死君之嬖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劒而死

劉向新序

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

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胙之也麗姬易之易猶毒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劒死呂氏春秋

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

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夫人申生母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

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
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
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
者不可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
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
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
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
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

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也【穀梁傳】

【楚辭惜誦篇】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

【漢東方朔七諫】晉獻惑于驪

姬苟申生孝而被殃

劒反桃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劫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彊

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
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
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御驂以入砥柱
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
黿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劒而起公
孫接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

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晏子春秋

吳賜屬鏤劒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欲得吳也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也）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于鮑姓爲王孫欲辟吳禍）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

左傳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疥癬音介

勘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在魯哀公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

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史記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闔廬
體德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
殺四方之蓬蒿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以立
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敗楚于柏舉而昭王奔隨今
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居則念為惡于吳出則罪吾衆謂吳民離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
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

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式用靈神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決計慮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比合曰余令而不違貞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繼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

以取之得謂克楚其亡之也必有以棄之謂不正其師復爲楚所敗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沒終而蹶救頃以時不失時也今王無以取之言無德政而天祿亟至數至是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辟易任疾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革囊而投之

於江王之

吳王伐齊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于上帝垂功用力爲子西結彊讎于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

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于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劒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爲禽員誠前死挂吾目于門以觀吳國

之喪吳王不聽
于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
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
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
國宗廟旣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
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
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
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

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淩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

徃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劒子胥受劒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覇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劒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吳今乃忘我定國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于齊鮑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劒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罷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

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岈于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子胥專盛以鴟夷革注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史記子胥賜劒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

自以爲可復吾見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于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巳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盖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泄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
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
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
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
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
水仙也越絕書
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
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强諫沮毀用事徼幸冀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于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

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封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

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劉向說苑

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

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慚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可乎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

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于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以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王擇焉胥聞越王句踐寵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

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劒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璡越王勾踐衣敝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
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劒殺申胥髡被離
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
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
越絕書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
屬鏤劒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
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鮧魚皮裹吾尸投

于江中吾嘗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錄異記

樂毅報書燕惠王

晉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

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
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楚辭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

越賜屬鏤劍

越王反國召相國大夫文種而問之吾聞
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
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
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

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于吳王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亨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戲王黙然不應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巳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于地

下謀吳之前人于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作鏤）之劒種得劒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喩矣遂伏劒而死（吳越春秋）

范蠡去自齊遺大夫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狡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

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史記

淮南子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爲之報怨雪恥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劒而死此皆達于治亂之

機而未知全性命者也 鄱陽上吳王

書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

遂誅其身

僞授劒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也藐音邈又亡小反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射音石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

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鱄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刺七亦反遂殺公若左傳

劒怒食駃騠

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以駃騠駃騠駿馬也蘇秦雖有讒謗而史食以珍奇之味　史記鄒陽傳

杜郵劒

秦昭王攻邯鄲欲使武安君代王陵將武安君終辭不肯行乃使王齕代之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屬安定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

杜郵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史記

渭水之北有杜郵亭咸陽十七里今名孝

㽞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懸尹
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劒處也水經注

太史公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
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
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
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
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
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

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于杜郵

晉潘岳西征賦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惆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弗納反推愆以歸咎來十里於遷路尋賜劒以刎首差王闔而臣嫉禍于何而不有

嘗饋賜劒裁

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惲後毋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毋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文王怒遣司馬錯賜惲劒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寃枉死

使使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爲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華陽國志

縮劒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

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曲不正也）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惡牧也）之王令人代（使趙葱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數列其罪）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爲壽

于前上趙王壽而捍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牧名病鉤短傴卯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起居謂王起居也不及地為不敬恐懼死辠于前不敬者其辠死故以死懼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就也蓋為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纆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

縮劒將自誅（縮當作縮集　誅引也掬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遁司馬門（宮門）趨甚疾（此言殺之禮也而史言殺不受言擧得斬之也不知舉舍此句所闈而云乎）出該門也（該別也）

右擧劒將自誅臂短不能及斷劒徵之于柱以自刺（口斷劒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爲驗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戰國策）

沙丘詐劒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長子扶

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鄲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王第十八子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李斯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

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于上郡使者至發

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屬郡 史記

劍肹

鄒陽既被讒于梁孝王繫之獄乃上書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夜

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也前

布衣家居之士身在貧羸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于當世之君[illegible]人主

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史記本傳）

唐王維詩 白首相知猶按劍朱[illegible]先達

笑彈冠 李白詩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

南陽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劒懷珤空長吁魚目復嘲哂寸心增煩吁

劒叱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陳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于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

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謂其志可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

列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黄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迕猶逆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閒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

面[illegible]詣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宮騶騶側

止也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

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後漢書

劒蹋德陽殿

竇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

猶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于是以朱寓為司隷

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

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

之使氷奏素疫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音立）送北寺獄陳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氷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氷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

倖太后發帝爲人遊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其普張亮等十七人唼血共盟誅武等嘗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門案姓名當人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符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送北寺獄收尹勳

山氷氷凝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後漢書

　　不及劔

孫峻謀置酒誅諸葛恪恪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復當具聞主上欲以嘗知恪意荅曰當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恪省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

滕脩恪曰卒腹痛不任入齋不知峻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已至門直當進恪踟蹰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峻因曰使君疾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則飲所齎酒數行亮還入內峻起如廁着短服出曰詔取諸葛恪恪驚起杖劍未及而峻刃交下吳志

築鐶追劒

非魏高肇性既兇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
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彭
城王勰固執以為不可肇于是屢譖勰于
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
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
防閤高祖珍希肇擢携構成其事肇初令
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
言之世宗訪之于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

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

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

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

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

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

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

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

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于朝廷何罪見殺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已珍曰至尊何復可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輿從屏門而出載尸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

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埋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為舉哀于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于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
九旒虎賁斑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
涼車魏書

夢執劍

宋偽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
翊萬年人也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
五巳爲山僧說法受戒巳後專精禪律聞
關中有浮陁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

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陁歎曰善哉
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
師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
人崇其義訓禀其禪道時魏虜託跋燾僭
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請高同
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
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
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

齋七日懇懺蕭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蕭驚寤大集羣臣許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寶如皇靈降誥蕭於太子無復疑焉盖高誠感之力也（梁高僧傳）

德宗賜渾氏劍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二奉天詔也一曰今賜卿劍一口

上至天下至泉將軍裁之一日令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隨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奏來朕今與卿訣矣錢樂鐸無栢金彩尚在壽像少年表生也與蒲中□水異待立彩抱胡須人表生善射郝將軍渾咸寧少給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了夜中酒溺巵必溫汾陽問之對曰向挾

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畫墁錄）

挺劒

徐知訓狎侮吴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于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

與鄭州逐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將佐
無敢言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
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强欲
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乜置靜
淮軍于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
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
幄夏貯于幬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
爲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

知訓大喜璡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荅拜璡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璡先已繫悍馬丁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璡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璡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璡曰婢

于人攻大事以知訓首擊桂挺劒將出于城倚羅處等已蹈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刎（唐闕史）

劒登壇

南渡王將祀圜丘前三日中書舍人鍾允章率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内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劒登壇允

章叱之彥眞驅入宮告允章欲于郊祀日作亂南漢王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等共証之以彥眞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襍治之（五代史）